

当家的男人

周喜俊 / 著

电视剧[当家的女人]姊妹篇

这是一部弘扬真善美的优秀之作，讲述了一个从贫困山区走出来的大学生感人至深的命运故事。这是一部新农村建设的人生百态图，描绘出人的良知道义。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当家的男人

周喜俊 / 著

电视剧《当家的女人》姊妹篇

这是一部弘扬真善美的优秀之作，讲述了一个从贫困山区走出来的大学生感人至深的命运故事。这是一部新农村建设的人生百态图，描绘出人的良知道义。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当家的男人/周喜俊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0.4

ISBN 978-7-5306-5556-6

I. ①当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44126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33.5 插页 2 字数 498 千字

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30000 册 定价: 57.0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	001
第二章	024
第三章	051
第四章	078
第五章	104
第六章	131
第七章	159
第八章	186
第九章	212
第十章	239

目 录

第十一章	265
第十二章	292
第十三章	317
第十四章	344
第十五章	372
第十六章	399
第十七章	427
第十八章	453
第十九章	479
第二十章	506

第一章

1

时涌泉清晨五点就醒了，他出差十多天，昨晚半夜才回来，本来应该多睡会儿，可多年形成的习惯，不管睡得多晚，一到这个点儿肯定能醒，醒了就不想赖床。

此时，妻子田凌云窝在他的左臂弯里睡得正香，均匀的鼻息扑在胸前，暖暖的，柔柔的，像一个淘气的孩子用羽毛在他的皮肤上轻轻拂着。时涌泉抬起右手轻轻挪动了一下妻子的头，把胳膊从她脖颈下抽了出来，悄悄地下了床，给妻子盖好毛巾被，蹑手蹑脚地走出卧室。

厨房内，水池子里泡着昨夜未洗的碗筷，锅里有没吃完的剩米粥，液化气灶上一层炒菜留下的油渍，炊具杂乱地摆放在水池旁。时涌泉无声地笑笑，扎起围裙开始对厨房进行清理归置。

出生在太行深山农家院里的时涌泉，没有继承农村男人不爱做家务的传统习惯，结婚十多年了，只要他在家，都是亲自下厨。天长日久，练就了一手好厨艺。就连最普通的土豆、白菜、茄子也能翻新出多种花样儿。他把做饭当成艺术创作，看妻子女儿兴致勃勃地吃饭是最好的艺术享受。

也许有了这种依赖，在省医院当医生的妻子田凌云业务上越来越精，对家务活却总是不大上心，成了爱进书房，不爱下厨房的女性一族。时涌泉多次告诫她吃饭不能凑合，尤其是对正长身体的女儿甜甜更不能总给她买速食品吃。田凌云却不以为然，总是说，我是医生还能不懂营养学？但只要时涌泉不在家，她能凑合就凑合，有时一个土豆两棵大葱也是一顿菜。

时涌泉把厨房收拾干净了，打开冰箱看看，除了两袋牛奶什么也没有，他忙提起菜篮子下楼去买菜。

时涌泉在早市上买了蔬菜、鸡蛋正准备往回走，徐建军从水果市场走了过来。这个一米八的男子汉，穿一身浅灰色运动装，怀里抱着一个圆圆的西瓜，乍一看，就像一个运动员要上赛场。他看见时涌泉，快步走过来打着招呼：“涌泉，啥时候回来的？也不打个电话，我还有事求你帮忙呢。”

时涌泉打趣：“不是让我帮你照顾王海燕吧？”

徐建军说：“你要是不帮我的忙，王海燕真得让你照顾了。”

时涌泉呵呵笑着：“你就饶了我吧，你那媳妇我可不敢伺候。”

徐建军和时涌泉是医大同学，时涌泉在学校就是班干部，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，毕业后直接分配到省卫生厅团委，从干事到副书记再到书记，三年前提拔为人事处副处长，是卫生厅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。徐建军毕业后分配到市卫生防疫站，后来又调到省卫生厅下属的血液中心，去年刚刚调到省卫生厅老干部处，才是个副科级待遇。尽管徐建军的妻子王海燕抱怨丈夫没出息时总拿时涌泉做比较，但徐建军心里并不感到不平衡，按他的话说，有藤缠树一样依附在身边的妻子，有聪明懂事已上高中的儿子，自己在单位把工作支应下来，回家把小家庭经营得舒舒服服就足够了。没想到单位派下乡扶贫工作组，领导首先想到了他，这让他心里像是压了一块石头。

时涌泉看徐建军一脸严肃，开玩笑说：“没听说哪儿发生特大地震和洪灾啊，怎么像要上救灾第一线似的？”

“比上救灾第一线任务还艰巨！”徐建军说，“这次省里派下乡扶贫工作组，咱们卫生厅机关有一个指标，听说是最偏远最贫穷的大山沟，看领导的意思是想让我下去。”

时涌泉笑了笑说：“这是好事啊，说明领导对你重视，说不定要提拔重用了。”

徐建军哭丧着脸说：“我都快急死了，你还有心说笑话。涌泉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从小在海边长大，大学毕业分配到省城，根本没在山区待过。”

“这就叫缺啥补啥，你在城市长期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，根本不知道贫困山区农民过的啥日子，下去正好锻炼锻炼。”

“就是把我炼成人干儿,我也无能为力。说实话,派我这样没有农村工作经验的人下去扶贫,肯定是越扶越贫,我给老百姓干不了事,村里还得管我吃喝,这不是扰民吗?”

时涌泉停下了脚步,扭头看着徐建军问:“那你想怎么办?”

“我想趁着还没公布名单,求你跟厅长说说,最好换个下去能发挥作用的,要不白浪费了时间,扶贫不见成效,对咱卫生厅影响也不好。”

时涌泉不满地瞥了徐建军一眼,“你真是大公无私,你不去,让别人去发挥作用,这话我说不出口,你自己去找领导谈吧。”说着大步往前走。

徐建军紧紧跟在后边:“我要是能谈,还用得着这么着急等你吗?谁不知道你在厅长面前说话有分量,你一句话比我说一百句都管用。看在咱老同学的分儿上,你就帮帮忙吧,就算我和海燕求你了。”

徐建军把话说到这份儿上,时涌泉不好再拒绝了,他说:“等上班后我先问问情况,领导要是不答应,你还得做好下去的准备。”

“那你得抓紧,说不定这一两天就定下来了。”徐建军有些着急。

2

时涌泉惦记着徐建军的事,吃过早饭就匆匆到了单位。走进办公楼,看到小黑板上写着通知:今天上午八点半,机关全体人员在二楼会议室开会。他想等散会后再和厅长汇报这次外调的情况,也借机帮徐建军问问下乡扶贫的事。

时涌泉没有想到,上午的会议正是下乡扶贫动员会。

刘厅长在做动员讲话时说:“这次下乡扶贫,时间为一年,按照上级的工作部署,全省卫生系统共抽调20名干部,分到15个乡镇。我们机关一个名额,也是这次扶贫最偏远最贫困的一个点——万泉县张营乡枣树村。”

时涌泉不由打了个激灵,枣树村,那是他的家乡啊!从上大学到参加工作,他走出那个小山村已经18年了,可心里牵挂的还是家乡的父老乡亲。多年来,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帮村里做些事,让乡亲们尽快走出贫穷。但因为工作局限,总有一种隔着城墙伸不过手的感觉。现在那个被遗忘的角落终于列入了全省的扶贫范围,而且落在了他工作的卫生厅,这让他内

心产生了一种压抑不住的冲动。

会议室很安静,刘厅长满怀深情做着动员:“枣树村是革命老区,战争年代那里的百姓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,现在却成了全国贫困县的特困村,村民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,好多人家过年还吃不上饺子。我们把这个困难最大的扶贫点留到机关,就是想给予他们切实的扶助,让那里的百姓尽快脱贫。在座的都是党员干部,谁能承担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,希望主动报名。”

刘厅长话音刚落,时涌泉就迫不及待地站了起来:“刘厅长,我去!”

时涌泉话音不高,却把整个会场都惊动了,大家的目光一下聚集在他的身上。

“枣树村是我的家乡,我对村里情况比较熟悉,更便于开展工作。”时涌泉继续申述着理由。

刘厅长打个愣怔,不由自主地“哦”了一声。

开动员会,号召大家主动报名,是培养党员干部要有责任意识的一种形式,也是为了营造机关干部勇挑重担的氛围。其实让谁下去,厅长心里已经有了人选。时涌泉是卫生厅人事处最年轻的副处长,也是厅长手下的得力干将。这次下乡扶贫,根本没有考虑让他走,可时涌泉却自己站了出来,而且提出了一个让人无法驳斥的理由——那是他的家乡。

刘厅长虽然有点舍不得把他放走,但想到也许只有时涌泉去,才能更好地完成这个特困村的扶贫任务,给卫生厅争得荣誉。他犹豫片刻,赞赏地点头:“好!涌泉同志在关键时刻总是勇挑重担,这种精神值得大家学习。”说着带头鼓起掌。

会场雷鸣般的掌声响了起来。坐在角落里低着头,唯恐厅长点名的徐建军,这时也如释重负地抬起头,对时涌泉投去感激的目光。

时涌泉在机关忙碌了一天,把手头的工作安排好,下班后顺路去超市买了精肉和蔬菜,回家剁馅儿包饺子。

田凌云为抢救一个危重病人下班晚了,回到家时涌泉已把饺子包好,就等她回来后下锅煮。

田凌云进卫生间冲完澡出来的时候,时涌泉已把热腾腾的饺子端上

桌,随后又端上四个凉菜:洋葱木耳、苦瓜杏仁、老醋花生米、黄瓜核桃仁。色鲜味美,一看就让人食欲大增。

一家三口高高兴兴围桌吃饺子的时候,甜甜突然问了一句:“爸爸,您什么时候退休啊?”

田凌云不解地看着女儿:“怎么想起这个问题?”

甜甜认真地说:“爸爸退了休,就再也不用出差了,每天都能在家做好吃的。”

夫妻俩都笑了。

吃过晚饭,时涌泉和妻子坐在客厅看电视的时候才说出下乡扶贫的事。

田凌云吃惊地睁大眼睛:“不是定的徐建军吗?怎么又换成你了?”

“厅领导考虑枣树村是我的老家,情况熟悉,去了还能干成些事。”

田凌云疑惑的目光瞅着丈夫:“不对吧?是不是徐建军让你顶替他了?”

时涌泉笑笑:“没有,是厅领导改变了主意。”

“我才不信呢!肯定是王海燕鼓动徐建军找你了!这几天她为下乡的事愁得坐立不安,整天打听你什么时候回来,原来是想让你顶替他下去!这么偏远的大山沟,徐建军不想去就把球踢给你,我得问问他,这是朋友应该干的事吗?”田凌云一怒之下拿起电话就要打。

时涌泉按住妻子的手:“这事跟徐建军没关系,是我自己要求去的!”

田凌云生气地说:“你凭什么要求去?你征求我的意见了吗?”

“我就知道你会同意的。”

田凌云大声嚷嚷起来:“要是领导派你下去,我二话不说,你要是替徐建军去,我还能不能让你走!他们两口子愿意藤缠树,树攀藤,形影不离过小日子,我们为什么就该牛郎织女天各一方活受罪?”

时涌泉忙冲妻子打个手势:“嘘,小声点儿,甜甜在写作业呢!”

田凌云余怒未消地数落着:“没见过你这么傻的人!什么事都谦让!”

时涌泉凑到妻子耳边:“那也得看是什么事。当年在大学里徐建军追你的时候我怎么一点也不谦让?”

田凌云嗔怒地说:“那是我压根儿对他没动心!”

时涌泉嘿嘿一笑：“这说明傻人有傻人的魅力，要不，像你这样品学兼优才貌双全的校花怎肯嫁给我这个穷光蛋呢？”

田凌云瞪他一眼：“别转移话题，下乡的事还没说清楚呢！到底是不是顶替徐建军下去的？”

“要是是也是，要说不是也不是。”

“我没工夫听你说绕口令！”

“那我就跟你实话实说。原先领导是想让徐建军去的，徐建军没在山区待过，怕工作干不好还给村里添乱，求我跟厅长说说看能不能另换别人。我还没来得及去说，厅长在动员大会上宣布这个扶贫点是枣树村，我一想，这四全其美的好事怎能给给别人？所以我就毫不犹豫抢过来了。”

“还八全其美哩！”田凌云没好气地顶了一句。

“你真聪明，把我保留的四全也想到了。”

“别跟我打哈哈。”

“这都是实话，不信我说给你听听。”时涌泉扳着指头开始念叨，“其一，我俩和徐建军两口子是大学同学，又是多年的好朋友，他求到我了，咱帮一把是人之常情；其二，徐建军从小在海边长大，是个水鸭子，到了我们那个干旱缺水的大山沟，不光帮不了忙，还得给村里添乱；其三，机关的人都知道枣树村是我老家，厅长在大会上做动员，我要是不主动报名，大伙肯定对我有看法；其四，要是派别人去了，乡亲们知道和我是一个单位的，准得骂我是忘恩负义没良心的东西，自己不回来帮村里找致富的门路，让外人来做官样文章。以后我还怎么有脸回村啊？其五，卫生厅把最贫困最偏远的扶贫点留到了机关，肯定能给予最优惠的扶助政策。我要利用这机会，帮乡亲们办几件实事，也算是报了恩还了愿；其六，你每次回去都跟我念叨，看你们村这路，几时才能通公共汽车啊？我去了就能以省下乡扶贫工作组的名义帮着跑市交通局和省交通厅，等争取到资金，把通往村里的那条山路铺成水泥路，对村里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，以后我们回家也就方便多了；其七，我到老家扶贫是熟门熟路，比卫生系统其他下去的人都有优势，肯定能给卫生厅增光添彩。”

时涌泉说到这儿，端起茶杯慢慢喝起水来。

田凌云看他一眼：“其八呢？”

“其八留给你了，自己慢慢想吧。”

“别打马虎眼，快说啊？”

“其八是不言自明的事，等我下乡干出成绩，回来以后就是不想提拔，领导也会惦记着。”时涌泉说完得意地笑了起来。

田凌云撇撇嘴：“你想干的事总会找到充足的理由。”

时涌泉调侃：“我这么聪明的人，理由不充足的事能干吗？你就等着听好吧！”

田凌云知道拗不过丈夫，只好默认，过了一会儿又问：“你什么时候走啊？”

“厅里要求5月16号之前工作组全部到位，我想“五一”放假后就回去。”

“去那么早干啥？还怕别人抢你的位置？”

“我先到村里摸摸情况，和老五爷具体谋划一下，找准优势，提前立项，其他工作组一到位，我马上把争取资金的报告递上去。这就叫抢抓机遇，等别人反应过来，我们早把资金争取到手了。”

“看你这心气儿高的，人还没走，心早是村里半个当家人了。”

时涌泉兴致勃勃地说：“这些年我一直想为村里干些事，哪怕是帮乡亲们解决了温饱问题，我这心里也踏实些，现在总算有机会了。”

田凌云想了想：“我去送你吧，也顺便回家看看老人。”

3

枣树村坐落在太行山深处的山坳里，这个只有八百多口人的小山村，因交通闭塞，像是与世隔绝一般。坑坑洼洼的街道，摇摇欲坠的破房。村中一口辘轳井旁，各色水桶排成长长的一溜，等待打水的男人女人们为打发时间你一言我一语地闲扯着，互相斗嘴解闷。

弯腰在井台上摇动辘轳的男人叫曹文奎，这是个三十七八岁的光棍儿，长得有些文气，身体也很单薄。此时，他把从井底吊上来的少半桶水小心翼翼地倒进另一只桶里，又摇动辘轳慢慢把桶送了下去。

等在后边的小个子男人孙富贵有些不耐烦了，大声催促着：“曹大秀才，你能不能快点儿？我老婆还等着用水哩。”

曹文奎急得说话结巴起来：“我倒想快，井里水……太少……一桶水要打三四次，咋快呀？”

王四喜瞥孙富贵一眼：“没耐性，别在这儿排队，到水库拉水去呀。”

孙富贵回头拍了拍王四喜的肩头嬉笑着：“瘸子，你去拉水摔残一条腿，还想找个做伴的？我才不上你的当哩。”

王四喜不在意，拍着一条残腿说：“我比大愣子还强哩，好歹捡了一条命。”

枣树村十年九旱，遇到大旱之年，村里大多数井都干涸了，别说浇地，连吃水都难以维持，不少人就要翻山越岭到30里外的百草湾水库拉水。前年夏天，村民牛大愣和王四喜结伴去拉水，回来的路上因天太黑，车翻进了深山沟，牛大愣摔得脑浆四溅，王四喜被抢救了过来，却成了瘸子。后来村里胆小的人宁愿连夜在村里这唯一有水的井前排队，也不敢到外村去拉水了。

王四喜和孙富贵正打嘴仗，何凤仙挑着水桶走过来，人们顿时不吭声了。

何凤仙是牛大愣的妻子，这本是个心地善良、性格开朗的女人，村里不管谁家有事她都热心帮忙。丈夫的惨死让她受到很大刺激，为找到精神寄托，她开始烧香拜佛，家里供着观音菩萨。枣树村缺医少药，地理位置偏僻，出去看趟病很不容易，村里人有个头疼脑热的，或孩子受了惊吓，就去找何凤仙。她给烧炷香，许个愿，念叨念叨，再给揉揉捏捏，有时真能管点儿用。所以，在一些村民眼里她身上似乎有了几分仙气儿。

何凤仙没有在后边排队，也没有跟人打招呼，径直走到前边，把两只水桶放在井台上。刚才在街上，碰到狗蛋媳妇抱着孩子去找她求菩萨看病，她没有工夫在这儿等着，想一会儿人少了再过来打水。

何凤仙转身刚要走去的时候，曹文奎把刚打满的两桶水倒进了她的水桶：“凤嫂，你先挑走吧。”

何凤仙怔了一下。

孙富贵以为曹文奎还要接着打水，顿时喊叫起来：“曹大秀才，你不能霸着辘轳不放啊？”

曹文奎没吭声，提着空水桶站到了长长的队伍后边。

何凤仙用感激的目光看了曹文奎一眼，挑起两桶水走了。

孙富贵看何凤仙走远，小声嘀咕着：“曹大秀才蔫儿吧唧的还挺有心计，不是在打凤仙的主意吧？”

王四喜瞪他一眼：“别乱嚼舌根，小心二愣子听见扒了你的皮。”

人们插科打诨说得正热闹，大喇叭里传出老五爷的喊声：“喂，大家注意了，大家注意了，昨天乡里开了紧急会，从今天开始收农业税、特产税、三提五统各种费用，三天之内必须收齐，各家各户早做准备……”

孙富贵不满地说：“老天爷不下雨，地里连苗都按不上，拿啥缴税啊？”

王四喜说：“你就别哭穷了，你大舅子是有名的企业家，你两口子开着小卖部，你家要是缴不起，咱村也就没戏了。”

孙富贵反驳：“我家就是有钱，也不是地里长出来的，凭啥缴农业税？”

一干瘦的女人说：“反正我家是一分钱也没有，逼急了，锁上门讨饭去。”

后边的男人接话：“锁啥门啊？就你家那样，敞着门儿贼都不偷。”

石榴提着几包用草纸包着的中药从村外走来，这个亭亭玉立的姑娘穿一件红白相间的小方格衬衣，浅灰色长裤，白色运动鞋。黧黑的长发用一条和衬衣颜色很协调的淡粉色小手绢扎成马尾辫，看上去清清爽爽，与众不同。

曹文奎看见她忙站起身打招呼：“石榴，给你妈抓药去了？”

“嗯。”石榴长长的眼睫毛扑闪了一下，微微点点头。

曹文奎关切地说：“要不就到省医院找涌泉媳妇给看看吧，老这么扛着也不是个事儿。”

石榴咬咬嘴唇，低头走了过去。

王四喜看着石榴的背影，有些惋惜地叹口气：“真是好人没好命，石榴这么漂亮懂事的孩子，咋看也不像是二愣子的闺女。”

孙富贵抓住话头问他：“那你说她像是谁的闺女？”

王四喜机智地回答：“像菊叶的闺女呗，这孩子太像她妈妈年轻的时候了。”

孙富贵一撇嘴：“哼，滑头！不说我也明白你心里想的啥。”

远处传来宋金莲带拖腔的喊声：“富——贵儿——”

王四喜马上转移话题：“富贵，快回去吧，你老婆又猫叫春了。”

“你小子要是能找个会叫春的老婆，就不用每天夜里抱着枕头亲嘴了。”孙富贵回击一句，起身往家里走。

众人哄笑起来。

孙富贵回到自家小卖部，见妻子宋金莲站在柜台边正数钱，没好气地问了一句：“你喊什么呀？我都快排到井边了。”

宋金莲把数好的钱往柜台上一拍吩咐着：“你赶紧给二愣子家送去吧。”

孙富贵伸手往妻子头上一摸：“你没发烧吧？”

“你才发烧呢！”妻子打开他的手，“你没听见老五爷喊缴税吗？二愣子媳妇常年有病，连吃药都得四处借钱，他家拿啥缴？咱帮一把，是雨中送伞，雪中送炭啊。”

“喂，铁公鸡也有下金蛋的时候？你咋突然发起善心来了？”

“这叫感情投资！套个麻雀还得撒把米呢，连这道理也不懂？”宋金莲喜眉笑眼，“我看石榴这闺女不错，人长得水灵，又懂事，她要是能嫁给咱大宝，我们后半辈子就没有啥可操心的了。”

孙富贵瞪着眼睛看妻子：“你不是做白日梦吧？咱那傻儿子能和石榴般配？”

“啥叫不般配？就你这两块豆腐高，跟我这名角儿就般配？要不是你要手段勾引我，怎会有这么个傻儿子？”宋金莲提起这事就委屈得想掉眼泪。

宋金莲原先是万泉县剧团的女主演，戏唱得好，人长得俏丽，唱念做打，文武双全。基层剧团收入全靠演出去挣。每年除农忙时节放几天假，其余时间全部在周围农村巡回演出。

孙富贵是个戏迷，有时追着剧团连走几个台口。为看戏，更为看宋金莲。按他的话说，三天不吃饭，不能没戏看。半月不干活儿，也要看金莲儿。不管到哪个村看戏，他都抢占台下最显眼的位置，宋金莲一出场，他就拼命鼓掌叫好。尽管他极力表现自己，并没有引起宋金莲的注意。

事有凑巧，那日宋金莲在王家屯庙会上演出，看戏的人特别多。在一场武打戏中，她因精力不集中，手中的双头枪被对手给打飞了。眼看带着

红缨的双头枪打着旋向观众席一个抱小孩的妇女头上戳去，台上台下的人都吓傻了。这虽然是道具，但要扎到人的要害处，后果也不堪设想。就在这时，孙富贵敏捷地一跳，稳稳地把枪抓在了手里，用纯正的戏曲道白喊了一声：“大姐莫慌，小生来也——”说话间纵身一跃上了台，小碎步跑了个圆场，一个规范的亮相把枪还给了宋金莲，口中念着：“大姐速速把这贼子拿下，小生头前为你探路！”说着快步下场了。整个过程干净利落，严丝合缝，就像在戏中故意安排了这样一个情节。观众一片叫好声。

这次精彩的救场，让宋金莲对这个比她矮半头的“大男孩儿”刮目相看。散戏后她特意在台下找到孙富贵，问了他的名字，说了几句感谢的话。

孙富贵趁机和宋金莲套近乎。春天他会采一捧五颜六色的山花，演出结束后出其不意地献给宋金莲。冬天宋金莲从戏台上下来，冻得瑟瑟发抖时，孙富贵会不失时机地把一个热水袋塞到她怀里，趁机把热乎乎的棉袄披到她身上。一来二去，宋金莲对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子男人有了一种依赖感，几天见不到他心里就有些空落落的。

在一个风清气明的夏夜，宋金莲演出结束，在村外的打麦场上吃完孙富贵送来的煮鸡蛋，听着他的甜言蜜语，一时把握不住自己，在麦秸垛旁偷吃了禁果……

宋金莲得知自己怀孕已是三个月之后。当时剧团对作风问题处理非常重，团长要是知道女演员未婚先孕，不仅要在全团开批判会，还要开除。刚二十出头的宋金莲吓蒙了，她不想葬送自己的前程，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，演出空隙拼命练功，下腰、翻跟头，甚至从一米多高的戏台上一次次往下跳，想尽快把孩子摔掉。说来奇怪，不管她怎么折腾，胎儿在母体里稳稳待着无动于衷。眼看肚子一天天往起鼓，宋金莲情急之下，只得找孙富贵说了实话，让他帮着想办法堕胎。

孙富贵虽和宋金莲偷过一次情，却不敢有把她娶进家门的非分之想。无论长相还是名气，他都觉得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得知宋金莲怀了自己的孩子，他一下觉得腰杆硬了许多。心中暗想，这送到嘴的天鹅肉要是不吃，我连祖宗都对不住。

宋金莲见孙富贵满脸喜色，生气地骂着：“你这个坏蛋，把我害苦了，你还挺得意，就不怕我告你是强奸犯？”

孙富贵嘿嘿笑着：“我就怕你不敢。你没听人说，女人丢了丑，男人夸了口。像我这样的农村小男人，能把县剧团女主演的肚子搞大，那是多大的本事。这事传出去，你臭名远扬，我大放光芒。说不定大姑娘排着队来要嫁给我，到那会儿能不能轮到你可就难说了。”

宋金莲急得哭了起来。

孙富贵把宋金莲搂在怀里哄着：“别急，有人结婚多少年烧香拜佛想求个孩子都求不来，咱一炮打中，这孩子肯定是老天爷赐给的神童。你那么折腾他都不下来，要是强行拿掉，阎王爷就会要你的命。前几天，大王村的女民兵连长偷吃打胎药，孩子没打下来，她七窍流血死了。全公社开批斗大会，明着是揭发那个庸医害死人命，实际上把女民兵连长勾引男人的丑事全抖搂了出来，让她死后仍背着淫妇的罪名，鬼魂都没地方收留。”

宋金莲吓哭了：“那我怎么办啊？”

孙富贵劝导着：“打胎太危险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嫁人。要说我家这条件有点委屈你，可你肚里怀着我的孩子还能嫁给谁呀？嫁给我不光保全了你的名声，也能让孩子光明正大降生。”

宋金莲哭得更伤心了：“我家里要是不同意咋办？”

“那就实话实说，等孩子生下来，你父母看到外孙子什么气也就没了。”

宋金莲在万泉县剧团是小有名气的主演，虽是合同工，但凭她的条件找个年龄相当，吃商品粮的正式工绝对没有问题。现在肚子里留下了孙富贵的种，一切美梦都成了泡影，无奈之下只得做出和孙富贵结婚的决定。

这种事在那个年月传出去是让整个家族都蒙羞的丑闻，她父母气得连死的心都有，说就是把闺女嫁给谁也不能便宜了那小子。倒是她大哥宋金水明智，亲自审问妹子：“你俩是自愿的还是他强迫你？”宋金莲承认是自愿。大哥又问：“你现在愿不愿嫁给他？”宋金莲点点头。“那好，你收拾东西跟他走，从此不准再进娘家门。”宋金水简明扼要的话决定了她和富贵的婚姻。

宋金莲结婚后富贵不让她再唱戏，也不让她下地干农活，他在自家院里临街盖了一间房，开了个金莲小卖部，经营油盐酱醋日用百货。过了六个月生下儿子大宝。这孩子白白胖胖，长得很可爱，把孙富贵两口子高兴得整天合不拢嘴。谁知儿子快三岁了还不会说一句完整话，后来到省医院